

HEGEL

DE DANGDAI YIYI

黑格尔 的当代意义

◎ 章忠民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本书由上海财经大学资助出版

黑格尔的当代意义

章忠民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格尔的当代意义/章忠民著.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7
ISBN 7-81049-916-5/B·05

I. 黑… II. 章… III. 黑格尔, G. W. F. (1770~1831)-哲学思想-研究 IV. B51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2402 号

HEGGER DE DANGDAI YIYI

黑格尔的当代意义

章忠民 著

责任编辑 刘光本 封面设计 周卫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一分厂印刷装订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850mm×1168mm 1/32 9 印张 225 千字

印数: 0 001—2 000 定价: 22.00 元

目 录

引 言 传统形而上学与当代社会之冲突中的黑格尔/1

第一章 上帝之死与哲学的失神祛魅/16

第一节 黑格尔对本体论证明的祛魅与神化/17

一、黑格尔对神学实证性的批判与对宗教生活的神秘观念/18

二、黑格尔对安瑟尔谟证明的改造与应用/22

三、黑格尔形而上学的存在一神一逻辑学性质的批判与反省/27

第二节 黑格尔“苦恼意识”与“上帝之死”/35

一、苦恼意识与上帝之死/37

二、黑格尔对苦恼意识的解构与超越/41

三、黑格尔超越苦恼意识的苦恼/46

第三节 尼采与“上帝之死”及其反拨 /50

一、上帝死于没有和解的矛盾对立的虚无之中/52

二、上帝之死与虚无主义之命运/54

三、尼采的使命：向虚无献祭上帝/57

四、尼采对虚无之虚无的迷失/60

五、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迷失的反拨/63

六、关于虚无主义的思考/67

第四节 终极关怀的新方向及其意义/73

一、从永恒的无限者下凡到终有一死的有限者/74

二、人栖居于天地神人四重整体/77

三、在栖居中，终有一死者不再无家可归/79

第二章 绝对确定性的终结与转换/83

第一节 黑格尔对真理性的设定及其意义 /84

- 一、意识确定性的难题及其批判/85
- 二、真理性:孕育可能性的确信(确定性)/91
- 三、意识的本性通过真理性的运动得以绽放/98

第二节 意识确定性的终结及其走向/103

- 一、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绝对确定性的终结与转向/104
- 二、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对意识确定性的批判及其朝向/109
- 三、从意识确定性到交往合理性/114

第三节 认识与对象的陷阱及其出走/118

- 一、认识与对象的陷阱与摆脱:对知性形而上学的揭露和批判/120
- 二、对“认识与对象陷阱”的消解与“黑格尔的语境”的形成/123
- 三、胡塞尔对陷阱的悬置与海德格尔的出走/127
- 四、关于“黑格尔的语境出走”的启示/132

第四节 经验的畏惧与聆听/134

- 一、黑格尔对“经验”概念的道说与遗忘/135
- 二、黑格尔对意识本性的经验及其畏惧/138
- 三、海德格尔对经验的原始回声的聆听及其意义/141

第三章 理性的颠倒与哲学大道/147

第一节 逻辑本体还是生存本体/148

- 一、理性的实体化与逻辑本体/149
- 二、生存本体的反抗与崛起/152
- 三、生命的逻辑:面向生活世界/159

第二节 对“理性的颠倒”的“颠倒”/164

- 一、“黑格尔的哲学是颠倒了的世界”如是说/165
- 二、从“语言颠倒意谓为共相”到应合于大道(Ereignis)的道说/168
- 三、从“反思的对象化”到“投身到本有(Ereignis,大道)之中”/173

四、从无限到有限,从绝对(的神)到人/180

第三节 走出辩证法绝对同一性的阴影/184

一、理性的第一原则与辩证法的绝对同一性/185

二、辩证法绝对同一性魔法的圈套、陷阱/188

三、辩证法绝对同一性魔法批判及其出走/194

第四节 “这是什么——哲学”/197

一、“问题本身就是一条道路!”/198

二、“有一种思想,它超出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分别之外”/200

三、“哲学就是响应于存在者之存在”/203

四、“什么是哲学?”/207

第四章 先验与经验之争:从哲学到非哲学/211

第一节 黑格尔对先验与经验的对立统一的解读/214

一、黑格尔对经验论与唯理论的批判/214

二、黑格尔的经验(运动)与先验(逻辑)的辩证法/217

三、黑格尔的贡献与局限/219

第二节 走出先验与经验之争的陷阱/221

一、先验与经验之争的实质及其变更/222

二、先验与经验之争陷阱的构成及危害/224

三、走出思想陷阱的关键及其意义/227

第三节 哲学的终结与转向/233

一、哲学与非哲学/233

二、认识与兴趣/247

三、哲学的朝向及其分合问题/248

第四节 从哲学到社会学的演进及意义/250

一、从目的论行动到交往理性/251

二、交往理性的提出及其意义/256

三、从哲学到社会学的演进:先验与经验的辩证法/260

结束语 黑格尔哲学的活的东西与死的东西/265

参考文献/271

后 记/277

引言

传统形而上学与当代社会之冲突中的黑格尔

在社会历史的巨变中,西方哲学从近代哲学到现当代哲学的发展,经历了重大的转型。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哲学因其固有的存在—神—逻辑学的性质,不仅与当代社会发生了严重冲突,更是陷入逻各斯中心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困境而难以自拔,这在现当代哲学的视界中便被冠以“传统形而上学”,遭到严厉的批判、解构。现当代哲学因其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神学本体论和辩证法绝对同一性的摧毁,对理性自我绝对确定性、逻各斯中心论的消解、边缘化,使得西方哲学的发展由意识哲学、认识型哲学转向语言哲学、实践型哲学,用语言对话、交往行动取代了意识反思、概念辩证法的独白。从而使得哲学由抽象的逻辑概念的阴影王国、思辨的精神世界朝向事物本身,返回到生活世界。对西方哲学的转型问题的正确理解和把握,不仅是我們深入研究西方哲学的重要前提,还可为中国西方哲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注入活力。

时间距离将我们与近代哲学拉远,但也正是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之后,凭借着这种时间距离,我们却可以更好地与近代哲学对话并对其进行重新评估。当我们从现代地平线上阅读近代哲学这一文本(Text)发现,近代哲学与由其自身释放出的现当代哲学之间生发出巨大转变。传统形而上学哲学思潮与当代社会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伴随这种冲突,在现代哲学中发生了重大变更并由此取得了一

定成就。这种变更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因此，对于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发展中所产生的哲学转型问题，我们应当有一个全面而清醒的认识。尤其是，我们对待黑格尔的研究，更应与时俱进，既要认清现代哲学对黑格尔的批判所取得的实质性进步及意义，同时又要领会并揭示出黑格尔在当代社会历史发展中所释放出来的意义。否则，我们便有可能仍局限于传统形而上学的视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实质性的进展视而不见。

一、社会历史的巨变与哲学转型

尽管，哲学不能以“时代精神”的代言人自居，但哲学（尤其是走在时代前沿的哲学）与社会历史的发展与变化，有着一定的因果关联，或者说两者是互为因果的。从笛卡儿建立起自我主体的确定性，近代西方哲学登上了“思维的陆地”^①，到“对于一切人就是一切的一切”^②的黑格尔，将一切的一切都统摄进他那无所不包的绝对唯心论体系，而宣告近代西方哲学的终结（其实只是告一段落）。其间，西方社会历史发展历经沧海桑田，整个西方社会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大工业取代手工工场，与这些社会历史变化相协和的是：近代哲学经历了由感性哲学、知性哲学向理性哲学的进展；在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上也经历了二元对立进入抽象的同一，再达到绝对唯心论基础上思辨的对立统一。但是，更大的社会历史的巨变与更深刻的哲学转型却随之而来。

近代哲学是通过黑格尔完成并达到其顶峰的。黑格尔哲学在

① 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9页。

② M. J. Inwood: Hegel, First Published in 1983 of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plc. P. 6.

纯粹逻辑概念基础之上,强调以绝对理性为一切的一切之存在和活动的动能、本质和根据,一切起源于绝对理性又回复于绝对理性,最终建立起以绝对同一性为核心的无所不包的理性体系、理性王国。一方面,确立起理性的绝对权威,理性取代上帝而无所不能。然而,在理性王国歌舞升平的背后却隐伏着危机和矛盾。另一方面,当社会历史继续向前迈进,尤其是当西方文明经历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时,伦理价值观、宗教信仰、政治文化观念等的巨变,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所有这些社会历史的现实发展都向近代哲学发出了挑战。传统理性哲学所做的“理性承诺”,在社会历史的剧烈动荡中被撕成了碎片,传统理性主义更是在各种危机重压下不堪重负而暴露出其固有的虚假、苍白和无力。更有甚者,理性主义非但未能实现其许诺,反倒是由于对主体绝对性的凸现,而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自身的普遍的异化现象,造成了个体存在的悲惨状态。由近代哲学苦心营造的理性王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哲学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适用社会历史的变化进行自身转换。

这样,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哲学所表现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及神秘的努斯主义,在现当代西方哲学的视野中被冠以“传统的形而上学”而备受怀疑、指摘和批判。当人们在一次又一次地将黑格尔视为“死狗”竭力对其加以否弃,但却又难以真正割舍时,意识到人文科学的历史连续性。一场全面、彻底地解构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运动悄然兴起。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要取得与现行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同步,甚至走在历史的前沿,就必须打破传统形而上学的禁锢,实现哲学的自我转型。由此,便生发出由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实践哲学的转向,由知识型哲学向实践型哲学的转向,哲学由此走上了由逻辑概念的王国转向人的本真存在和活动,转向事物本身的道路。

现代哲学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首先通过对哲学基本问

题的否定和变更表现出来。自从巴门尼德论证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从此就为后人不断论争而成为西方哲学发展的主线索，但由于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争论主要局限于意识层面，而导致、形成了西方哲学的知识型特征。因此，论证、阐述思维与存在（及其由此而引申、嬗变的心物、灵肉、主客等）孰先孰后（唯物论与唯心论之争）、有与无同一（一元论与二元论、可知论与不可知论之争）及如何同一（反映论与先验论、经验论与唯理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争）等等，便构成了西方哲学的重大内容。^①

黑格尔之后兴起的各种哲学流派，无论是属于人本主义思潮的唯意志主义、实用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哲学解释学，还是属于科学主义思潮的实证主义、马赫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日常语言学派、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对将哲学的基本问题确定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传统形而上学的做法，都表示怀疑、批判和否定，进而重新审视了哲学的任务、对象、方法和功能，甚至对哲学自身的性质也加以反省。因不满足于传统形而上学知识型哲学固有的抽象性、思辨性的局限，而转向将哲学更多地与现实具体的人相勾连，而被近代哲学所漠视的人的情感、本能等却得到了应有的合法地位。具体地说，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不是彻底地否定、抛弃这种大而全、空而假的提法，就是在解决思有、心物、灵肉、主客关系时引进了行动、实践等非理性的因素，或者从人的语言、交往活动与世界的关系方面重新把握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的基本问题不再停留于意识哲学的层面，而进入了语言哲学、交往实践之中。由此，开始了由知识型哲学向实践型哲学的转向。^②

① 俞吾金著：《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再认识》，《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② 刘放桐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7页。

二、传统形而上学的神学性质与当代社会的冲突

笛卡儿以其“我思故我在”确立起自我的主体性地位并将整个近代哲学奠定于此基础之上，他的哲学体系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整个传统形而上学的雏形；其后，康德经过对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综合，对形而上学的论证，对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审美理性的批判（尽管康德宣称超越现象界去把握世界整体、上帝和灵魂是理性的僭越），最终他在现象与本体二分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黑格尔则更是在其绝对唯心论基础上，运用概念辩证法的暴力，消除了康德的知性二元对立而进入思辨理性的（思有、主客、灵肉、心物）全面统一与和解。黑格尔以绝对理性为其起点与终点，将万事万物都认作绝对理性的外化、客观化，而认精神、意识、认识为绝对理性的自觉（状态、形态），这样，思有、主客、心物、灵肉的统一与和解就成了绝对理性的（自身客观理性与自觉理性）自我同一与和解^①。但是，黑格尔自诩统摄、和解了一切的一切之绝对唯心论体系，留给后人的却是空前可怕的断裂与鸿沟，这种传统哲学模式的神学性质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发生严重冲突。

叔本华、罗素、阿多尔诺这三位分属不同流派、思想风格迥异的思想大家，却不约而同地揭露并批判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所蕴含的内在原则，并强调它实际上构成了黑格尔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石。本体论证明所表达的上帝观念与上帝实在的绝对同一性神学原则更是奠定了绝对唯心论的理论基础，进一步说，在整个传统形而上学思潮中，无论是对绝对同一性的顽强地追求，还是对绝对先验原则、第一原理的固执坚持，亦或是对逻各斯中心论的突出，无一不与本体论证明相勾连并由此被打上深深的思想烙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同意海德格尔对黑格尔哲学乃至整个传

^① 黑格尔著，贺麟译：《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版，第43页。

统哲学的神学性质的揭示和批评,^①也承认哈贝马斯关于从近代意识哲学向当代语言哲学、交往行动理论的演进乃至整个现代化进程,实质上也就是失神祛魅的进程的指正。^②

安瑟尔谟从上帝是人心中能够想到的最最完满无缺的观点出发,断言完满无缺的东西不可能连存在这种属性都没有,否则它就不是完满无缺的了,由此证明完满无缺的上帝存在无疑。安瑟尔谟这位曾因无法用理性方法论证上帝存在而备感焦虑的神学家,万万没想到他的这一本体论证明一问世便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继而为理性主义哲学家继承、发挥,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都对此加以援引,以作为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系支柱并大有发挥。康德自以为对本体论进行强有力的驳斥,但他却没想到由此引来的却是黑格尔更加有力的反批判和对蕴含于本体论证明之中的思想原理的深入发掘与全面系统地展开,贯彻于黑格尔整个思想理论体系之中的“实体即主体”,“有即是无、无即是有”,“凡是现实的即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即是现实的”等基本原则无一不是对本体论证明的具体运用和发展。^③而康德也被认为以一种否定的方式贯彻了本体论证明的思想原则。^④如果说,笛卡儿因确立起绝对自我主体性原则而使近代哲学登上“思维新大陆”,那么,实际上支撑这“思维新大陆”的却是安瑟尔谟的本体论证明的思想原则。这样,要彻底解构传统形而上学,在现代哲学家(尤其是极端的非理性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看来,就必须首先抽掉这种支撑。因此,对于黑格尔哲学神学性质的揭露和批判及其对黑格尔思想理论中所透显出的本体论证明的昭示、攻击,便成了现代哲学思潮的先行

① 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29~830页。

② 哈贝马斯著,洪佩郁、蔺青译:《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283页。

③ 章忠民:《理性与信仰——从本体论证明谈起》,载《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7年第5期,第58~59页。

④ 阿多尔诺著,张峰译:《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的任务和目标。

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在对本体论证明的具体运用和发挥中,通过对理性颠倒功能的发掘与运用,理性由原来用以论证上帝的存在和万能的媒介、途径和方式,逐步嬗变为上帝存在的根据和本质,进而理性取上帝而代之,理性自己最终成了无所不能的上帝。理性之上帝尽管用理性证明、逻辑演绎的方式取代了人格化上帝原有的盲目信仰和想像的途径,但是其神学的性质并未改变,仍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也即用想像代替现实,将观念等同于实在,两者都只是远离现实生活的高高在上的虚构的世界。形而上学在推翻了上帝并以理性取而代之后,所建立的理性的王国,非但没有让芸芸众生感到安适,它所作的理性承诺非但没有带给人间以安居乐业,反倒是将人们逐出了原有的家园,变得无家可归而不得安身。人们陷入从未有过的异己的深重苦难之中。恐怕这就是黑格尔哲学、传统形而上学之所以被作为神学的翻版,在当代社会遭到猛烈攻击乃至抛弃的最重要的社会现实原因。它成为对当代社会推进平民政治、多元文化、多边对话等社会发展进程的障碍,也成为哲学自身进一步健康发展的禁锢。因而,彻底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神学性质、实现近代哲学的转型就成了大势所趋。

三、传统形而上学的辩证法绝对同一性的阴影与出走

对于辩证法的绝对同一性的突破是现代哲学对于传统形而上学批判,并完成其转向的另一个不可缺失的方面。巴门尼德完成“思维与存在同一”的论证,一方面框定了后世哲学的基本问题,另一方面却同时奠定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同一性思维范型。追求同一、排斥差异成了哲学发展的主流,这一点无论是在一元论那里还是在二元论那里,无论是辩证法运动观还是形而上学静止观都是异曲同工。只不过二元论和形而上学对同一的标准、尺度比一元论和辩证法更加静止、绝对、僵死而已。

近代哲学对于辩证法的绝对同一性的追求及其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遭到现代哲学诸多流派的抨击和否定,从克尔凯戈尔用“非此即彼”消解黑格尔的辩证法思辨的正反合题的“亦此亦彼”^①,到波普尔的反辩证法,^②再到科学主义思潮诸多流派视黑格尔思辨逻辑为不合逻辑,^③认辩证法为诡辩法,直至阿多尔诺以启蒙辩证法、否定辩证法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绝对同一性、绝对肯定性,^④竭力恢复备遭排斥、压制的非同一性、差异性,而坚持非此即彼的否定性(而不是否定之否定的扬弃)。现代哲学诸流派普遍地抵制、批判传统的辩证法对绝对同一性的凸现与追求,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大都已深深地意识到在辩证法绝对同一性的阴影笼罩下,任由“意识暴力”肆虐,不仅一切的一切皆被纳入正反合题的魔法,削足适履地纳入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即扬弃)辩证肯定的三段式圆圈,这种以辩证的否定取消了肯定,将否定变成了肯定的一个环节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性的做法,势必导致听凭辩证法(使用者)对一切加以剪裁、度量,造成理论思维方面的独断、抽象和任意;而且,更为可怕的是,这种追求绝对同一性的辩证法其合理性一旦与合法性相结合而成为某种意识形态,在社会实践方面带来的就不只是对现有的社会文化制度的肯定性的辩护,而更可能导致(阿多尔诺并非危言耸听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惨剧。^⑤因此,现代哲学对辩证法的批判与反驳,真正说来,是与恢复辩证法的非此即彼的否定性,给予差异、非同一性以合理合法地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这同现代社会对个体权利、价值的关注,对

① 晏可德译:《克尔凯戈尔日记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88 页。

② 波普尔著,傅季重、纪树立译:《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62 页。

③ 波普尔著,傅季重、纪树立译:《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62 页。

④ 阿多尔诺著,张峰译:《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序言第 1 页。

⑤ 阿多尔诺著,张峰译:《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62 页。

多元文化的倡导,对文化霸权、帝国主义技术统治的抗拒更是息息相关。

从传统辩证法绝对同一性的阴影出走,给现代哲学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其中,对于以(人为的)二元对立为前提的绝对同一性思维模式的抛弃,使人由自我意识所设置的对象化的世界回到了世界本身,回到了人自身。同时,对于辩证法真实的非此即彼的否定性的强调,也摆脱了对那种混淆肯定与否定之界限,用否定之否定即思辨的肯定消解、替代否定的魔法,从而恢复了是与非之间的界限,保留了事物自身不断的开放性。

四、传统形而上学对先验的绝对确定性的确信之失效

本体论证明之所以能达到上帝观念与上帝存在之间的同一,还是仰仗比这两者更为在前的绝对无条件的东西,那就是来自理性自我的确定性,它通过逻辑普遍性、必然性得以表达,也即是:凡是建立在这种理性自我的确定性基础之上,获得逻辑普遍性、必然性的东西,也就是绝对可靠的东西。因此,与其说是上帝创造了一切,创造了人,不如说是人的理性自我赋予上帝这种创造的普遍必然性。正是在本体论证明的这种神学性质驱动下,启动了近代哲学对于不证自明的、超越于经验之上的绝对确定性的寻求和论证。因为从这种第一原理、绝对基础和本质出发,不仅可以保证思想理论体系的普遍必然性,还可以贯通经验与先验。在这一点上经验论与唯理论、规定的判断与反思的判断都是相同的,只是在演绎的取向上相反而已。因而,从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到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就有所谓的自我、实体、单子和先验统觉、自我、绝对同一、绝对理念;从培根、洛克、贝克莱、休谟到霍尔巴特、狄德罗、费尔巴哈便有了形式、物体、感觉自我、物质、自然等。所有近代哲学家的思想体系中的这些核心范畴都表达了他们各自对先验的绝对确定性的追求及其把握,近代哲学对于第一原理、绝对

确定性竭力追求的强烈的理论动机，最终导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的泛滥盛行。

传统形而上学所确信的理性自我的绝对确定性，并非绝对确定，由此而来的普遍必然性亦非绝对可靠。因为只要是建立在这种逻辑演绎证明之上的东西，它本身也要接受逻辑论证。然而，传统形而上学对此却无能为力。因为能够解释、论证一切的前提，其本身必然无需解释、论证，也不能被解释、论证，能成为一切的一切之根据的根据本身不可能再有根据。否则，它就违背了逻辑演绎论证的操作准则，将会陷入无穷的循环而无法成为绝对的确定性，也无法获得普遍必然性。然而，这样却把理性自我逼到了它的反面，原来整个传统形而上学所追求的——能够带来普遍必然性——理性第一原理、绝对基础或绝对确定性，其本身的前提却是非理性的信仰、信念或确信。这真是天大的秘密，然而正是非理性主义者首先发难，道破了理性主义的天机而使其陷入理性危机之中。从这一点看，我们就不难理解和把握，为什么在黑格尔完成了庞大严密的理性体系之后，他的天才之作非但没有给理性主义发展带来长治久安的绝对确定的基础，反倒引发了非理性主义的爆发和兴起。因为，黑格尔思想体系既是对理性王国的最完美的建筑，同时也正是在他对理性特性、功能和使命的炉火纯青的发掘、显露、赞誉之际，将理性的致命缺陷也暴露无遗。黑格尔所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对普遍必然性的独断的设定和确信，在现代哲学中遭到普遍的怀疑和反对，先验论的绝对普遍必然性不再绝对有效，而是让位于对人的实践活动的不确定性的关注，语言学的对话、实践哲学的交往取意识哲学的绝对确定性而代之。

五、逻各斯中心论的消解与边缘化

无论是本体论证明将观念与实在等同，还是辩证法对绝对同一性的追求和夸大，亦或是先验论对普遍必然性、绝对确定性的盲